

請讓我牽你的手

7A 蔡敏寧

「你還記得我的名字嗎，如果我們在天堂相遇，我們還能像從前一樣嗎……」

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，僅僅是前三句的歌詞已令我淚流滿面，歌曲甚麼時候播完都沒留意，只記得當時一個人坐在電腦前哭了好久好久，彷彿要把身體裏埋藏多年的東西都透過淚水流走。

二零零一年是刻骨銘心的一年。那年上天決定為我們家再增添生命力和笑聲，在我們始料未及的情況下，母親懷孕了，我突然多了兩個快將出生、與我相距十一年的弟弟。然而，當我們興奮和忐忑不安的期待着兩個軟綿綿的小寶寶時，上天遲疑了、後悔了。祂捨不得讓兩個小天使同時離開他身邊，所以他從母親的肚子裏抱回一個，過程中還不小心的在另一個小天使身上留下抓痕，讓他變得從此和別人不一樣。

失去一個從未見面的小弟弟的感受，直至現在我也說不出來。只是，我仍清楚記得失去最小的弟弟那天。放學回家，得知其中一個小弟弟夭折後，我悄悄推開母親的房門。房間裏黑壓壓一片，窗簾緊閉，母親背着我側躺在床上，我不知道她是否感覺到有人進來、甚至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睡了，我只感覺到整個房間沉重得像一個黑洞，伸出猙獰的手把我和母親都拉進去。直到現在，當我想到最小的弟弟時，腦中纏繞不去的，仍是那個夏日的午後，母親灰暗而且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房間。

然後，不足七個月便出生的小弟弟令我們全家人忙得人仰馬翻，細小且脆弱的他奪去我們所有的注意力，最小的弟弟好

像成了一道傷疤，誰也沒空、誰也不想去挖開那道疤痕，我們沉默地把這段過去埋在自己的心裏。

直到小弟六歲時，我才第一次知道最小的弟弟的名字。我們為小小弟作了一場簡單的法事，在那個巨大的、精細的紙製小別墅上，我看到了一個期待了六年的名字，普普通通的三個繁體字，我拚盡了全身的力氣來抑止淚水，但還是抹不去內心的酸楚，或許我這幾年等待的，不過是這三個字。

法事完結的那天，我作了一個奇怪的夢。夢中我和小弟在房間裏玩耍，地板上滿佈玩具，小弟表現得活潑又愛玩，突然他站起來跑到房門前，當我還在為小弟能走路而驚愕和感動時，小弟回頭對我笑了笑，轉動門把走了出房間。

夢境到這裏就完結了，醒來後我只當這個夢是一個好兆頭，證明小弟以後一定能走路，但當我走出房間看見小弟，我愣住了，因為我驀地明白到夢裏的不是小弟。夢中的小孩有一張圓圓的臉孔，和母親、和我一樣，而小弟長得像父親，有一張令人妒忌的尖臉龐。縱然只是我的猜想，但我確信昨晚夢裏的小男孩是小小弟。他來找我了，他來和我玩了，他來和我說再見了。明白到那個笑容的意思後，我鑽回被窩中，把自己蹣成一團，待了好久好久。

幾年後，我才聽到那首感人肺腑的歌曲。歌手為了紀念他年幼逝世的兒子作了這首歌，歌中他問兒子如果有一天你在天堂看見我，你會知道我的名字嗎？你會牽我的手嗎？

人們死後會去甚麼地方，我並不知道。要是我死後看見小小弟，他或許早已忘記我的名字了，或許他已經認不出我了，但這些並不重要。就讓我喚他的名字，讓我牽他的手，讓我緊緊的抱着他，讓我向他說對不起。

最後，讓我說，我下輩子再當你姐姐。